

心怀敬畏 以勤补拙

邵阳新闻网 刘芳军

我是个“胆小”的人,“惶恐感”贯穿了我20多年的职业生涯。但回头看看,正是这份“怕”,推着我一路前行。

当记者时,我怕“误事”。怕迟到,采访前手机总要设三四个闹钟,只为早一点赶到现场。也正因为这样,采访中我从未“筐瓢”;我怕“辜负”受访对象,采访时不敢漏掉一句话、一个细节,也正因为这样,写出的《“摘星”背后,我看见一个更加可爱的邵阳!》等稿子,才被评价为“见人见事见情怀”;怕词不达意,曾为一篇人物通讯《种粮者说》和采访对象反复沟通,守着编辑改稿几小时,也正因为这样,这篇稿子拿到了湖南新闻奖。

当编辑时,我怕“出错”。怕修改失实,常和记者探讨细节,被笑称“专门挑刺人”。怕差错直面读者,毕竟“新闻无小事”。还好,这些年稿件编审下来,没有出过纰漏。怕策划落伍,在媒体百花齐放的今天,唯有不断学习、创新,才能让我们的新媒体创作不掉队。

擦亮外宣品牌 树好邵阳形象

邵阳市广播电视台 谢国雄

我从事新闻行业已有十七年。还记得刚接手邵阳广电外宣部门的工作时,我们台一个月在省台发稿仅六七条,且投稿给央、省媒体的稿子经常石沉大海。于是,我和外宣部的伙伴们开始每天分析央视和省台的选题方向,琢磨报道角度,学习表现形式,细心收集邵阳的新闻线索,精心策划每一篇稿件。慢慢地,我们在省台发稿每月突破10条、20条,最多一个月上稿达到了40条。近年来,邵阳广电每年在省台上稿240条以上,并连续7年荣获全省优秀通联单位等荣誉。

记者的眼光,决定报道的高度。2023年,我在采访邵阳海关打火机检测实验室时,了解到邵东打火机出口向好,全球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这个线索在邵阳算不上新发现,但正好与当时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光明论”不谋而合。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到邵东走访企业,撰写拍摄初稿,向省台和央视报题,得到了央视经济部高度重视。不久,央视便派出摄制组与我们联合拍摄制作了《小小打火机 打出大市场》长消息。此消息后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时长达3分14秒。这次央视首次单条长篇幅报道邵阳产业,刷新了邵阳外宣报道历史!稿件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邵东打火机产业当年还入选

当校对审核时,我怕“失责”。比如审校“邵阳发布”稿件内容时,怕辜负读者信任,怕损害单位形象,怕影响平台公信力,我就图文逐字看、视频逐帧查……

有人可能会问:这也怕,那也怕,还干什么新闻工作?我也问过自己,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这谨小慎微的背后,这所有的纠结与胆怯,或许就是源于对这份职业最深的热爱与敬畏!

我自知是个笨拙的人,能走到今天,成为我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是始终相信勤能补拙,也是得益于领导的信任、同行老师的指导、同事们的鼓励,还有单位平台的宽宥。

这些年来,我一直随着邵阳新闻网站在成长,和同事一起为邵阳网宣工作付出心和力,和媒体同行一道为邵阳发展鼓与呼。

各位同行,记者节是我们回望初心的日子。我们“胆怯”,是因为笔下有是非曲直。我们“欢欣”,是因为我们在记录时代。

在邵阳市记者工作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

了全国100个特色产业集群。

今年8月,是“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年初,我们做过一篇新宁崑山朱鸢成功孵化第三代宝宝的稿子。在这篇报道的基础上,我们把报道焦点对准当地稻农,他们为保护朱鸢,推广低农药低化肥种植,并为朱鸢预留一分田作为栖息地。这些生态种植稻米,因为有了朱鸢严选的书,卖出了高于市场价一倍的好价格。这条稿件在央视播出后,反响热烈。由此,新宁崑山朱鸢保护与生态稻米种植的良性循环,成为全国践行“两山”理念的典型案例。

常年陪同省台、央视老师一起采访,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优秀的记者要具备“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的眼力,还要有“站在田间地头找感觉”的能力;既熟悉中央的方针政策,还要熟悉我们邵阳当地实际情况,弄清观众、用户需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样才能从看似平常的事实中发现有价值的好新闻,写出以小见大的好作品。

随着新型媒体崛起,传统主流媒体主导舆论的格局被打破。我们要练好本领,做融媒时代的速写者、冲浪者、共舞者,用手中的镜头和笔,用受众爱听爱看的方式,打造更多有思想、有温度的好作品,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邵阳篇章。

与光同行

邵阳日报记者 曾小慧

这是我成为记者的第六年。2019年夏天,刚走出校园的我,怀着对新闻事业的憧憬走进邵阳日报社。起初,我像所有新人一样忐忑——采访时紧张得手心冒汗,写稿时反复斟酌到深夜。但很快我便发现,在这里,我并不孤单。

一次经历,让我触摸到新闻的温度。我至今清晰记得入职后采写的第一篇人物通讯——上海交大博士放弃高薪返乡投身基层建设的故事。当时,这篇稿件被编辑老师易桂媛“看中”。有一天,她特意到办公室找到我说:“选题不错,但缺少故事和细节。博士放弃高薪返乡,不能只写口号,要写他那双沾满泥土的脚。”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明白了新闻的温度从哪里来。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她教我如何捕捉细节,如何用文字讲故事。后来重写时,我丢掉了那些空泛的口号,开始用心去感受采访对象的喜怒哀乐——文字,真的可以鲜活起来。

另一次经历,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工匠精神。2023年全国两会前夕,我接到了关于采写邵阳籍全国人大代表风采的任务。交稿那天,我请袁光宇主任指点。他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带着我逐字逐句地推敲,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有时为了一个词,他会反复斟酌五六遍。他说:“好稿子是磨出来的。”这种“琢磨、打磨、折磨”的精品意识、工匠态度,至今影响着我。

如果说这些前辈为我打开了新闻的大门,那么今年初调岗到评论副刊部后,师父羊长发的言传身教,则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在评论写作领域,我又变回了那个需要从头学起的新人。师父改稿从不含糊,我交上去的文章,常常被他改得满篇通红,有时甚至会被要求“回炉重造”。但无论我的初稿多么稚嫩,他总会耐心引导:“这里逻辑不够严密”“文字拖泥带水”“又落入了材料体的俗套”……他常说:“记者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稿件,都是我成长的路标。

在这个大家庭里,这样的温暖无处不在——线索匮乏时,有同事慷慨分享;困顿迷茫时,有前辈指点迷津……这些细碎的温暖,汇聚成照亮我前行的光。

六年时光流转,我写过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写过坚守讲台的教师,也写过默默奉献的社区工作者。镜头里,他们的笑容越来越清晰;键盘上,我的文字也渐渐有了温度。

愿多年以后,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的那束光。

撰写采访记录的曾小慧。

从“追光者”到“调光师”

邵阳日报编辑部 易桂媛

走进新闻行业,至今已有二十年。从追逐现场的记者,到持中守正的编辑,我完成了从“追光者”到“调光师”的转变。

作为记者时,我像“追光者”,奔跑在“战场”,只为捕捉新闻真相和人性微光。三伏酷暑,我走进项目工地,记录建设者的挥汗如雨、燃情奋战;2008年初百年不遇的冰灾中,我踏着没膝的积雪,见证了高山上抗冰一线的战斗……那种感受,是炙热的,带着汗水和心跳,有一种亲手抓住历史的酣畅感。

而成为“调光师”,意味着一次艰难的转身与“修行”。记者们从一线传回的一篇篇稿件,就是一束束原始、鲜活但强弱不一、角度不同的“光源”。我的工作,不再是直接“追光”,而是耐心地“调光”:

校对焦距,在纷繁的信息中厘清事件的核心,让模糊的本质变得清晰、有层次;调整色温,把握报道的基调,让理性的叙述不失温度,让感性的表达不失分寸;控制亮度,判断新闻的价值,决定哪一束光应该

被更多人看见,又如何不让刺眼的“强光”灼伤公众的视线;平衡光影,让不同的稿件、多元的观点有机组合,形成真实、立体、全面的信息景观……

变了,工作方式与视角都变了。我从台前隐入幕后,视角从对单一事件的纵深挖掘,升级到对全局版面的统筹规划;而成就感,则从“单兵作战”的精彩,转变为“团队协作”的和谐、高效。

但有些最根本的东西,从未改变。

对真相的敬畏,从未改变。记者用脚步去丈量,编辑用知识和逻辑来校验,大家共同守护一个底线——无限逼近事实,对每一个字负责。

对社会的关切,从未改变。我们服务的对象,始终是每一位渴望知情的读者。我们关注的,始终是时代的进程与人间的冷暖。

而那最朴素的新闻理想,更从未改变。它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内化为了“为他人作嫁衣,为时代筑基石”的沉静。那份为真相、为公正、为时代鼓与呼的初心,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

我上我也行

邵阳日报记者 唐红彬

“影视二创”,配音更是难到我薅掉三把头发。正当我对着麦克风愁眉苦脸时,多亏了同事的提醒、帮助,让我顺利渡过难关。接着,我立马拉上同事曾艳,你一句我一句抠文案,硬是捣鼓出《让足球飞》《密谋》两个小爆款视频。网友的评论看得我一蹦三尺高,我暗下决心:我要焊死在影视二创这条赛道上!

可“冷雨”来得让人猝不及防。因种种原因,后续的影视二创视频,点赞量卡在三百五之间,让人头疼。但咱新媒体人哪能轻易认输?我开启“疯狂试错模式”:掏出全景相机玩运镜,跟“哈基米”元素强行“贴贴”,拉着球员翻拍网上爆火的《猛攻》片段。结果呢?这些视频的点赞量依旧在低线徘徊。

不过没白折腾,这些失败的尝试反倒让我接触到了视频创作的关键所在。我开始在视频评论区蹲守,按照观众的意见、建议帧帧打磨视频细节,甚至把AI拉来当“外援”。慢慢发现,观众想看的视频,不只要有搞笑元素,还要有剧情感和代入感。

机会终于在邵阳队对战当时的榜一大哥常德队时来了。我盯上了《让子弹飞》中的鸿门宴名场面,制作成三集“湘超连续剧”,一天更一集。没想到,它们居然成了“黑马”,点赞数、转发数蹭蹭上涨。

厚积才能薄发。作为新媒体部室的“萌新”,我认为,积累“内功”其实也不难:多刷短视频,多追热点。毕竟能让观众笑到捶床的作品,从来都藏在“多看、多想、多折腾”里啊!

那盏温暖人心的灯 还亮着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从参加新闻工作到现在,不知不觉32年就过去了。

其间,最令我难忘的便是公益路上遇到的那些暖心人、暖心事。比如牺牲在志愿服务路上的李军,他是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邵阳市“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第一任会长。

记得第一次看到李军,是在报社的办公室。他正在动员一位同事加入“红心林”。后来,一位如兄长般的好朋友,时任“红心林”秘书长的黎易堂,正式介绍我们认识了。

那时候,邵阳的志愿服务刚刚起步,红心林、大部公益、壹心慈善等公益组织,温暖地吸引了我。我积极关注他们,刊发了不少有温度的稿件。

和李军的第一次互动,是跟着他采访一对流落在邵阳十年的兄弟。母亲失踪后,13的哥哥

带着6岁的弟弟借住在原邵阳汽制厂一栋即将拆除的旧楼里,靠着社会帮助和拾荒生活。同去的,还有市社会救助站的彭志高和双清区教育局的艾春华两位结对志愿者。叩开孩子心扉后,彭志高利用出差的机会,托人在广东找到了兄弟俩的父亲。

我用文字记录了这个感人的故事。此后,我一路见证“红心林”帮助了一个又一个孩子,以及他们持续开展的助少夏令营、快乐教学乡村行等活动。除了助少,还有助老、助特、促和,我都做了大量的新闻报道。

是李军让我了解到友友病人这一特殊群体。我还记得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笑说起的心酸故事:在发现儿子患病后,孩子父亲离弃了他们。是“红心林”的帮助,让她多了一份支撑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在李军的奔走下,“红

心林”链接各类资源,从医保、就医、心理辅导甚至就业等各个方面,为我市的血友病人建立起强大的“后盾”。

也是李军让我了解到“婚姻缓冲区”这一名词。“红心林”组织一批有心理咨询、婚姻调解能力的志愿者驻守婚姻登记处,成功地挽救了一批冲动型人士的婚姻。在报社的支持下,我们在《邵阳晚报》开设了“婚姻门诊”专栏,累计发稿50多篇。

在我的印象中,李军仿佛是不知疲累“永动机”,只要有人求助,都会尽力去帮。

高位截瘫的全国自强模范杨淑亭,当时还在自家庭院里用二手机器生产仿真花。大部公益志愿者助学走访路过她家,后将这条新闻线索推荐给了我。我又把她推荐给了市残联和李军。

(下转4版)



▲唐红彬(左)和曾艳正在讨论视频文案。

作为“互联网一级冲浪选手”,我刷短视频刷到手指都快起茧了。自从“湘超”开赛,各类宣传视频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可我总是觉得它们缺了点能够“直抵人心”的东西。同事说,那你自己做呗。我一拍大腿:“对啊,说不定我上我也行!”

说干就干,可现实立马给我来了记“耳光”——我压根没做过